

《红楼梦》“管约”解

高光新

内容提要：“管约”一词在《红楼梦》中出现两次，分别在第四回和第九回，其中第四回的有异文“管束”。形成异文的原因是“管约”是方言词，有使之服从的含义，这一点“管束”没有，贾府的父母管教子女，子女可以不服从，师父管教学生，学生必须服从。“管约”是玉田方言词，说明曹雪芹对玉田有所了解。

关键词：管约 异文 方言词

一、“管约”的词义与异文

“管约”这个词在《红楼梦》的各个版本里出现过两次，以己卯本为例：

只是薛蟠起初之心，原不欲在贾宅居住者，生恐姨父管约拘禁，料必不自在的。（己卯本第四回）

(贾瑞)一任薛蟠横行霸道,他不但不去管约,反助纣为虐讨好儿。(己卯本第九回)

己卯本第四回的“管约拘禁”,甲戌本同作“管约拘禁”,庚辰本作“管的紧约”,戚宁本、列藏本、蒙府本、卞藏本作“管约拘紧”,舒序本、梦稿本作“管束拘紧”,甲辰本、程甲本、程乙本作“管束”。己卯本第九回的“管约”,其他各版本相同,都是“管约”。

《红楼梦语言词典》:“管约:管教约束。”^①管约是管教约束的意思。这个解释比较准确。但是己卯本管约的异文之一是管束,管束在《红楼梦》里也有用例,以庚辰本为例:

这些人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,没了管束,便任意取乐,呼三喝四,喊七叫八。(庚辰本第六十二回)

其他各本同庚辰本。管约和管束是同义词,都可以解释为管教约束。可是为什么己卯本只有第四回的管约有异文,第九回的却没有?因此看来,管约和管束必定有词义差别。

夏子澐等编纂的《玉田县志》,刊于光绪十年(1884),卷七《舆地志·方音方言》收录玉田方言词,有374个词条,其中第92条是“管约儿”(序号为笔者所加,下同)，“管约儿:有制服也。”管约儿是管约在口语里儿化的结果,意思是辖制并使之服从。

这条解释透露出的关键信息是“服”,管约不但要求管教,还要求服从,侧重点是服从,不得违抗。而管束则不同,管束除了管教之外,还有约束,侧重约束,限制某人的言行,不能随便自我主张。

至此可以分析为什么己卯本第四回的管约存在异文,

第九回的却没有。

己卯本第四回要表达的是贾政管约薛蟠,贾政是薛蟠的姨父,是长辈,有权管约薛蟠。《红楼梦》里到了贾政这一辈,荣国府的长辈对晚辈比较开明,管教以言语训诫为主,较少体罚,即便是管教也以约束晚辈的言行为主,较少展示家长的威权,强迫晚辈服从。前面所举庚辰本第六十二回的例子,贾母、王夫人外出,大观园里的众人没有了管束,说明贾母和王夫人对大观园众人约束较轻,贾政对宝玉的管教也是约束为主。

近来仗着祖母溺爱,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,更觉放荡弛纵,任性恣情,最不喜务正。(庚辰本第十九回)

贾政和王夫人对宝玉是拘管、拘禁管教,侧重于禁止宝玉游玩,以免不务正业,并没有强制命令宝玉必须服从。在贾政眼里,正业是读《四书》参加科举考试,取得功名,第九回贾政让李贵转告塾师贾代儒“只是先把《四书》一气讲明背熟,是最要紧的。”宝玉不喜欢读书,厌恶科举考试,反而在诗词歌赋等杂学上有成就,擅长对对联,这在当时是不务正业,贾政也没有强力制止,在第十七回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”,宝玉题匾额、题对联发挥出色,贾政非常高兴。第七十七回“老学士闲征姽婳词”,贾政自我开导,宝玉不喜欢读书,擅长诗词歌赋等杂学,“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”,反而贾家前人“虽有深精举业的,也不曾发迹过一个”。

贾政没有完全放纵宝玉,还体罚过一次,第三十三回,忠顺王府长史官因为琪官之事找上门来,同时贾环进谗言说金钏之死与宝玉有关,贾政恼怒羞愧,着力痛打宝玉

一回。

总之,贾政对宝玉的管教不算十分严,其中原因除了家风以外,还与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有关,父亲不直接教子女,而是以身示范为主。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:“谢公夫人教儿,问太傅‘那得初不见君教儿?’答曰‘我常自教儿。’”谢安的夫人埋怨他不教育儿子,谢安说自己经常教育儿子,言外之意是用自己的言行作为示范来教育儿子。贾政也不直接教宝玉,时常从宝玉的业师那里了解宝玉的读书情况,第十八回说“前日贾政闻塾师背后赞宝玉偏才尽有,贾政未信。”

由于贾政对晚辈不是严格苛刻的管教,又是薛蟠的姨父,不便于直接管,即便是管教,顶多也是劝诫几句,并没有强制的约束力。所以己卯本第四回的管约,有些后来的版本改成了管束,去掉了管约蕴含的使之服从意味。

己卯本第九回是贾瑞管约薛蟠,贾瑞是暂且替贾代儒管理学堂,己卯本第九回“可巧这日代儒有事,早已回家去了,又留下一句七言对联,命学生对了,明日再来上书;将学中之事,又命贾瑞暂且管理。”贾瑞是宝玉的同辈人,与薛蟠也是同辈人,又由于贾瑞自身处事不公正,并且家道衰落,所以薛蟠并不怕他。

贾瑞虽然是薛蟠的同辈,但职责是代替塾师,也有权管约薛蟠。师父教育徒弟则必须严格,《三字经》:“教不严,师之惰。”教得不严,会被认为是师父失职。学生对师父则必须要尊敬,《吕氏春秋·劝学》:“事师之犹事父也。”对待师父就要像对待父亲一样。对于师父的管教需要服从,如果不听,会受到训斥,或者受到体罚,《儒林外史》第七回:“本该考居极等,姑且从宽,取过戒饬来,照例责罚。”

具体到《红楼梦》,第五回宝玉见到太虚幻境,欢喜异常,“这个去处有趣,我就在这里过一生,纵然失了家也愿

意,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。”宝玉天天挨打这件事,有夸张成分,从前引第十九回来看,贾政王夫人是不敢严管宝玉的,因此只能是师父打宝玉。宝玉不敢不服从师父,但不能顶撞,只好辞退师父,第七回宝玉对秦钟说“我因业师上年回家去了,也现荒废着呢。”业师一去不回的原因,必定是因为宝玉不好管教,不可能是自己主动回去的,侧面的证据是贾雨村从江南甄家辞馆,第二回贾雨村对冷子兴说甄宝玉“也因祖母溺爱不明,每因孙辱师责子,因此我就辞了馆出来。”甄宝玉实际上是宝玉的另一面,宝玉的业师辞馆原因与他的相同。

由于贾瑞是代替贾代儒处在师父的位置,有权管约学生并让学生听从,所以己卯本第九回的管约没有异文。

二、“管约”是方言词

还需要注意的是,管约是一个方言词。检索清代小说116种(以早期白话文小说为主,不包括《红楼梦》),管约没有用例。只有《歧路灯》有一个类似的词组,《歧路灯》第八回“却也有七分喜,喜这小主人,指日便有收管约束。”管约的词义接近于收管约束。《歧路灯》作者李绿园,生活于清代乾隆时期,河南宝丰人。检索清代笔记220种,没有出现管约。检索波多野太郎《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篇》(一至九篇)^②,清代的地方志除了光绪《玉田县志》,都没有“管约”。因此在目前条件下,可以认为管约是玉田独有的方言词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有玉田特产胭脂稻,这种水稻在当地至今仍然出产,加上玉田特有的方言词管约,说明曹雪芹对于玉田还是有所了解的。光绪《玉田县志》第247条是打秋风,“打秋风:所谓□也。又曰打尊儿,惟博场云然。盖总如南

方所谓打抽丰、打把拾也。”在玉田使用打秋风,在南方使用打抽丰,而《红楼梦》使用的就是打抽丰,庚辰本第三十九回“忽见上回来打抽丰的刘姥姥和板儿又来了。”《玉田县志》收的方言词与《红楼梦》的用例有同有不同,这说明曹雪芹对玉田只能是了解,不能说是很熟悉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,可能与曹雪芹和丰润曹氏的关系有关,在清代,玉田和丰润是遵化直隶州仅有的两个属县,曹雪芹通过丰润曹氏了解到玉田,毕竟玉田不是丰润,曹雪芹不能够完全熟悉玉田。

有两个明显的玉田特有的方言词,显得玉田色彩太明显,为了减少一些,《红楼梦》后期版本在去方言化的时候,把己卯本第四回的管约改为了管束。同样的还有坎肩儿,光绪《玉田县志》第346条是坎肩儿,“坎肩儿:衣无袖者。南方曰背心。”在清代,北方玉田等地的坎肩儿,在南方叫背心,《红楼梦》各版本也存在着坎肩儿替换背心的现象,“程乙本和梦稿本第四十回把背心子改为坎肩儿,是用北方通用词替换南方通用的词。”^③

综上所述,把管约改为管束有深厚的原因,《红楼梦》的异文不是随便就改动的。

注释

- ① 周定一主编《红楼梦语言词典》,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,第309页。
- ② [日]波多野太郎《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》(一至九篇),《横滨市立大学纪要》1963—1972年。
- ③ 高光新《〈红楼梦〉“坎肩儿”考辨》,《红楼梦学刊》2014年第2辑,第342页。

(本文作者: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邮编:063000)